

怎么用·什么·问·为什么^{*}

——历时和共时的研究

邓思颖

提要 本文首先从历时的角度对疑问词由问原因发展到问方式这一说法提出商榷;然后从共时的角度论证粤语问原因的疑问词“点解、做乜、未乜”各有自己的特点,并没有“冗赘”的问题;最后探讨“怎么”和“点”是不是有平行发展的关系,从跨方言的角度提出方言疑问词的差异跟疑问词的词法结构有关。

关键词 疑问词 粤语 邵东话 历时演变 方言语法

一 引言

香港粤语(以下简称“粤语”)的疑问词“点”[tim³⁵] (怎么)用来问方式、性状,如例(1)的“点”可以用来询问动作的方式。事实上,问方式的“点”还可以说成“点样”,如例(2)。这两个例子是一样的,可以互用。

(1) 佢点走?他怎样离开?

* 本文写作的动机主要受郭必之一文(2003)的启发,并且深受蔡维天最近对汉语疑问词研究的影响。本文的初稿曾发表于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历史演变与语言接触:中国东南方言国际研讨会”(2008年12月15—17日),感谢与会者的提问和意见。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林素娥提供了邵东话的语料,刘兆静、张和友、张庆文核对了北方话例子的语感。当然,文中的错漏与上述各人无关。本研究获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优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 GRF)项目“A Comparative Study of Definiteness in Chinese Dialects”(编号 B-Q02H)的部分资助,特此致谢。

(2) 佢点样走?他怎样离开?

由“点”构成的粤语疑问词还有“点解”(为什么),用来问原因,如例(3)。问原因的粤语疑问词除了“点解”以外,还有(4)的“做乜”(干吗)和(5)的“为乜”(为(了)什么)。^①“做乜”和“为乜”的“乜”[mɛt⁵]是一个问事物的疑问词,跟普通话的“什么”差不多。

(3) 佢点解走?他为什么离开?

(4) 佢做乜走?他干吗离开?

(5) 佢为乜走?他为(了)什么离开?

郭必之(2003)从方言比较的角度,详细讨论了粤语疑问词“点”的历史来源。他赞同张惠英(1990)、李如龙(1997)等人的观点,认为“点”来自六朝江东方言的“底物”。此外,他在该文还提出了两个观点:一、问原因的疑问词可以发展出问方式的功能,南北方言的疑问词有平行发展的关系;二、现代粤语同样用来问原因的疑问词“点解”、“做乜”、“为乜”有不同的历史来源。

就第一个观点,郭必之(2003)的推论方式是这样的:同样属于问原因的“点解、做乜、为乜”,“做乜、为乜”明显地包含了一个问事物的疑问词“乜”(什么),因此,他推测“点解”也应该包含一个问事物的疑问词。按照他的假设,“点解”的“点”本来有问事物的功能,只不过后来“乜”的出现,经过一轮竞争和自我整合,“点”让位给“乜”,而“点”通过“点解”的形式保留了问原因的功能。

郭必之(2003:71)认为在1842年出版的《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的例子(6)和现代粤语例子(7),可以作为支持“点”源自问事物的证据。在这两个例子里,“点”都可以理解为问事物的疑问词。

(6) 插秧耨草割禾点工价呢?插秧耨草割禾什么价钱呢?

(7) 你讲嗰个人係点嘅样㗎?你说的那个人是什么样子的?

郭必之(2003:72)还引用了吕叔湘(1982:179)的话:“‘怎么’本来就是‘做什么’的合音,当然可以用来问原因。用来问情状倒应该算是引申的用法了”^②,认为北方话“怎么”的发展提供了旁证,证

明问原因的疑问词可以发展出问性状的功能,并且相信“‘怎么’和‘点’有着平行发展的关系”。换句话说,按照郭必之(2003)的思路,粤语疑问词“点”应该经历了“问事物→问原因→问方式”的历时演变。

至于第二个观点,问原因的“点解”、“做乜”、“为乜”是语言演变的产物,也是语言接触的结果,体现了历史层次的复杂性:“点解”的“点”源自江东方言;“做乜”源自“作物”,属于近代北方方言的层次;而“为乜”可能从“为什么”类推而来,属于晚近的层次。郭必之(2003:74—75)指出:“现在三个用法几乎完全相同的代词架叠在一起,造成了词汇上的冗赘,既不经济,也不必要。”因此他认为这种“冗赘、不经济、不必要”的状况让语言本身的机制进行了淘汰和分工,经过竞争和自我整合的过程,造成了“点”由问事物转化为问方式。

本文主要针对郭必之(2003)所提出的这两个观点,我们首先从历时的角度讨论“点”、“怎么”等疑问词的来源问题,对疑问词由问原因发展到问方式的可行性提出商榷。然后,我们在第三节里从共时的角度论证粤语的三个问原因的疑问词各有自己的语法和语义特点,并没有“冗赘”的问题。最后,我们在第四节里从跨方言的角度,比较北方话、粤语问原因疑问词的异同,探讨“怎么”和“点”是不是有平行发展的关系,并且引用邵东话的例子作为佐证。

二 “点”问为什么——历时的考虑

我们先讨论郭必之(2003)所提出的第一个观点,即所谓“问事物→问原因→问方式”的历时演变过程。按照他的思路,粤语的疑问词“点”应该由问事物发展为问原因,再由问原因发展为问方式,动因主要跟“乜”的兴起有关。假若语言发展的进程的确是这样的话,首当其冲,第一个消亡的,应该是问事物的“点”,然后才轮到问原因的“点”的消亡。然而,在清末的粤语里,问事物的“点”好像仍然有点痕迹,但问原因的疑问词只有“点解”,反而没有光用“点”(杨敬宇

2006)。除了上述(6)以外,问事物的“点”在早期粤语里还有(8)、(9)、(10)等例子(《粤语全书》,引自杨敬宇 2006:35)。为什么理论上最早消亡的问事物的“点”在早期粤语还在,但迟消亡的问原因的“点”却不存在?

(8) 你因点起咳嘅呢?你因为什么开始咳嗽的呢?

(9) 你话点色水好呢?你说什么颜色好呢?

(10) 係点嘅模样呢?是什么模样?

在北方话的体系里,“怎么”是不是简单经历“问原因→问方式”这样的过程,仍然值得商榷。根据冯春田(2000)的观察,虽然问原因的“怎么”早在宋《景德传灯录》已经出现,但用作谓语或出现在动词后,询问“干什么”。这个时期“怎么”的“怎”仍是动词,“怎么”属于述宾结构,跟早期作谓语的“作摩”、“作什摩”(《祖堂集》)一脉相承。吕叔湘(1985)认为这种用法以元明两代为多,在后期的近代汉语里已经不用。至于北方话问方式的“怎么”,冯春田(2000)认为源头应该来自问方式、情状的“作摩生”。因此,北方话问方式的状语“怎么”与《景德传灯录》的“怎么”不是同一个词,而是“同形异词”(冯春田 2000:212)。问方式的状语“怎么”的“直接来源很可能就是‘怎么生’,而‘怎么生’则来自‘作么(摩)生’”(冯春田 2000:213),经过“怎么生”省略“生”而形成的,并且“到元明时期才有较大发展”(冯春田 2000:221)。吕叔湘(1985:315)指出“怎么在主语之前是比较后起的一种词序,《红楼梦》以前还不常见”,并且举出了下面的例子。(11)和(12)的“怎么”到底是保留了问原因“怎么”的还是从问方式的“怎么”发展出来,实在不好说。如果是后者,那么“问方式→问原因”的路径也并非没有可能。

(11) 怎么俗们家没人来领牌子支东西?(《红楼梦》)

(12) 怪咧,怎么他又出来了?(《儿女英雄传》)

至于郭必之(2003)的第二个观点,即由于问原因的疑问词存在“冗赘、不经济、不必要”的状况,语言本身的机制进行了淘汰和分工,造成了“点”由问事物转化为问方式的可能性。然而,从历时的观

点来考虑,我们注意到北方话问原因的方式好像也呈现了“冗赘”的现象,例如下面例子的“怎么、为什么、干吗”都可以问原因。这三个词跟历史上的“作摩、作什摩”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北方话的语言机制跟粤语的不一样,没有把问原因的“怎么”淘汰了?

(13) 他怎么哭了?

(14) 他为什么哭了?

(15) 他干吗哭了?

在粤语里,按照郭必之(2003)的看法,问原因的“点”应该早已经被“淘汰”了。正如他(2003:75)在注释8指出,(16)的“点”好像还有问原因的功能。我们发现,除了这个例子以外,(17)和(18)的“点”也有这种问原因的用法。如果问原因“点”的“淘汰”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为什么(16)、(17)、(18)等的“点”仍然可以说?如果不是一个系统性的“淘汰”,为什么(19)和(20)却不能接受?

(16) 佢今日点会嚟㗎?他今天怎么会来呢?

(17) 佢今日点可以嚟㗎?他今天怎么可以来呢?

(18) 佢今日点可能嚟㗎?他今天怎么可能来呢?

(19) *佢今日点嚟咗?他今天怎么来了?

(20) *佢今日点冇嚟?他今天怎么没来?

三 “冗赘”还是“分工”——共时的考虑

郭必之(2003)认为“点解、做乜、为乜”在粤语的出现是“冗赘、不经济、不必要”,纯粹是语言演变的产物。然而,我们从共时的角度来考虑,发现它们在语法上并非完全等同的,有分工的效果。

首先,“做乜”可以作谓语,但“点解”和“为乜”不可以。^③不过,作谓语的“做乜(嘢)”并非问原因,而是问“干什么”,“乜(嘢)”(什么)是问事物的疑问词。

(21) *你点解?*你为什么?

(22) 你做乜(嘢)?你做什么?

(23) ?? 你为乜(嘢)? *你为了什么?

第二,“点解”不能进入“驴子句”(donkey sentence),“做乜”勉强可以(邓思颖 2008),而“为乜”却没有问题。^④(25)的“做乜”理解为“做了什么事情”,而(26)的“为乜”是指目的,理解为“为了什么目的”。假设驴子句的疑问词必须受到全称量词的约束(Cheng and Huang 1996),这个测试说明了“做乜”和“为乜”的疑问词“乜”(什么)具有名词性,可以受全称量词约束,但“点解”只有副词性,不能受全称量词约束,因此不符合驴子句的要求。尽管历史上“点”或许有问事物的功能,然而,从共时的眼光来看,“点解”的“点”已经丧失了这项功能,不具有名词性的特点。

(24) * 寻日你点解唔去,我就点解唔去。? 昨天你为什么不去,我就为什么不去。

(25)? 寻日你做乜唔去,我就做乜唔去。

(26) 寻日你为乜唔去,我就为乜唔去。

第三,在被动句(如例(27))、非受格句(如例(28))、存在句(如例(29))等句式里,这三个疑问词的使用有明显的差异。^⑤问目的的“为乜”要求主语是施事,即一个有意识为了达到什么目的的人。虽然(27)的主语“个学生”(那个学生)是有生命的人,但并非施事,因此“为乜”的接受度比较差。“点解”和“做乜”却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27) 个学生点解/做乜/? 为乜畀人呃? 那个学生为什么被人骗?

(28) 本书点解/做乜/*为乜唔见咗? 那本书为什么不见了?

(29) 块面度点解/做乜/*为乜生咗粒疮? 脸上为什么长了一个疮?

第四,助动词“会”与这三个疑问词前后位置的搭配是不一样的。^⑥“点解”和“做乜”出现在“会”之前,而“为乜”出现在“会”之后。

(30) 佢(点解)会(*点解)去? 他为什么会去?

(31) 佢(做乜)会(*做乜)去?

(32) 佢(??为乜)会(为乜)去?

根据上述的语料,我们认为粤语的“点解、做乜、为乜”在语法上

都不是“冗赘”的疑问词，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从下面的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就作谓语而言，“点解”和“为乜”属于一组，前者是副词，后者是作状语的介词短语，都不能作谓语；就驴子句而言，“做乜”和“为乜”属于一组，都包含了名词性的疑问词“乜”（什么）；就施事主语和跟助动词“会”的关系而言，“点解”和“做乜”属于一组，贴近动词短语的“为乜”跟事件的关系密切，往往对主语有“额外”的要求——意向性的要求。

(33) “点解、做乜、为乜”的语法异同

	点解	做乜	为乜
作谓语	*	OK	*
进入驴子句	*	?	OK
施事主语的要求	没有	没有	有
与助动词的位置	前	前	后

至于这三个疑问词的语义特点，我们认为都有一定的分工。根据 Reinhart (2003)、Tsai (2008) 所提出对疑问词分析的理论框架，我们认为“点解”表达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必要条件的关系，即一种客观的因果关系；“做乜”表达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充分条件的关系；问目的的“为乜”则表达了一种由心理状态所调节的关系。这三个疑问词的区别，在下面例子里可以表露无遗。(34)的“点解”所问是客观的因果关系，例如解释大自然现象的科学原因。说话者说(35)时，好像预设了天空不应该是蓝色的，用“做乜”来问问题就是想问什么因素导致天空变蓝；而(36)的“为乜”问目的，要求主语是施事，因此不合语法。

(34) 个天点解係蓝色?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

(35) 个天做乜係蓝色? 天空干吗是蓝色?

(36) * 个天为乜係蓝色? *天空为了什么是蓝色?

下面的例子进一步显示了这三个疑问词语义上的差异。(37)所问是客观的因果关系;(38)往往带有质疑的口吻,说话者想知道什么独特的因素造成一加一等于三;(39)不能说的原因,跟上述(36)的情况相同,即主语“一加一”并非施事。

(37) 一加一点解等于三?—加一为什么等于三?

(38) 一加一做乜等于三?—加一干吗等于三?

(39) *一加一为乜等于三?*—加一为了什么等于三?

如果把例子换一下,“点解”和“做乜”的差异更加明显。(40)仍然是一个客观的、中性的问题(这条问题的答案可以是数学的公式、定理);(41)说起来比较奇怪,除非说话者预设一加一不应该等于二,否则“做乜”的使用就很不自然;(42)不能接受的原因跟(39)的情况相同。

(40) 一加一点解等于二?—加一为什么等于二?

(41) ??一加一做乜等于二??—加一干吗等于二?

(42) *一加一为乜等于二?*—加一为了什么等于二?

由此可见,“点解、做乜、为乜”在粤语的分工是很清楚的,它们的用法并非完全相同。即使我们假设它们有不同的历史来源,在粤语的出现是语言接触的结果,反映了方言语法的不同层次,我们认为,从共时的层面来看,它们各有本分,形成了一个系统,而且有一定的语法和语义理论根据。因此,根据这一节的讨论,我们否定了“点解、做乜、为乜”在粤语里是“冗赘”的疑问词,也不存在所谓“不经济、不必要”的问题。

四 “点”和“怎么”的异同——跨方言的考虑

郭必之(2003)认为粤语的“点”原本应该能问原因,只不过后来才发展出问方式的功能,并且相信“‘怎么’和‘点’有着平行发展的关系”(郭必之2003:72)。然而,我们在之前的讨论里注意到“点”只局部保留了一些看来像问原因的功能,跟北方话的“怎么”不完全

一样(如例(16)至(20))。这种“不平行”的现象,怎样跟语言的历时发展有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让我们看看问原因的“怎么”在北方话的分布,然后再跟粤语的“点”作系统性的比较。

根据邵敬敏(1995)、蔡维天(2000,2007;Tsai 2008)的观察,问原因的“怎么”可以出现在以下的环境里:在情态助动词之前(如例(43)),在表示频率、时间、方位的状语之前(如例(44)和(45)),在否定词之前(如例(46)),在表示体的助词之前(如例(47)),在“这么”之前(如例(48))等。

(43) 他怎么会/可以/能够离开?(助动词)

(44) 他怎么总是/常常/很少洗车?(状语)

(45) 他怎么这个时候/在这里洗车?

(46) 他怎么不/没洗车?(否定词)

(47) 他怎么哭了?(体)

(48) 他怎么这么聪明?(这么)

根据这些例子,我们发现,粤语的“点”只能出现在助动词之前(如例(49)),其他的情况都不能接受。例子(54)的“咁”[kəm³³]可以理解为北方话的“这么”。

(49) 佢点会/可以/能够走?他怎么会/可以/能够离开?(助动词)

(50) *佢点成日/好少洗车?他怎么总是/常常/很少洗车?(状语)

(51) *佢点呢个时候/喺呢度洗车?他怎么这个时候/在这里洗车?

(52) *佢点唔/冇洗车?他怎么不/没洗车?(否定词)

(53) *佢点喊咗?他怎么哭了?(体)

(54) *佢点咁叻?他怎么这么聪明?(这么)

有情态助动词的语境跟其他的有什么不同呢?吕叔湘(1985)曾经指出,在情态助动词前的“怎么”问情理,“是意在否定的反诘问句,真正有询问作用的极少”(吕叔湘 1985:312)。(44)至(47)的“怎么”可以问原因或者是一种反诘的用法,“如果原是肯定句,则意在否定,含有‘不必如此’的意思。如果原是否定句,则意在肯定,含有‘当然如此’的意思”(吕叔湘 1985:317)。至于在“这么”前的“怎

么”，大多数表示感叹，“就是那些有询问作用的，也往往带有感叹的情绪”（吕叔湘 1985:318）。按照这样的分类，粤语“点”只具有问情理的功能。不过为了行文方便，在下文的讨论里，我们把问原因、问情理、反诘、感叹这几类的功能一律统称为“问原因”。

北方话“怎么”与粤语“点”就上述问原因功能的差异，我们认为跟它们的词法形态有关。我们在上文讨论过“怎么”的历史来源，它应该来自“作摩”或者“作摩生”的省略：“怎”来自“作”，“么”来自“摩”，而“摩”跟物件的“物”有密切的关系，应该是文献公认的看法。换句话说，“怎么”可以拆开两部分：“怎”和“么”，前者原来表示动作，后者表示物件。按照 Di Sciullo (2005) 所提出的词法结构分析，我们认为人类语言的疑问词应该至少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具有普遍性：算子 (operator)、变项 (variable) 和限制项 (restrictor)。依照这个模式，我们把“怎么”词法结构分析为 (55)，“怎”是算子，约束一个变项“ x ”，而“么”就是限制项，表达了疑问词的属性（例如事物）。^⑦

(55) [怎 [x [么]]]

我们在上文提到学者都同意粤语的“点”来自“底物”，正是“底物”的合音（郭必之 2003）。“底”原来就是一个问事物的疑问词，在南北朝时期多用作宾语，唐宋以后还可以作定语（吕叔湘 1985）。虽然“底物”可以拆开为“底”和“物”（即什么事物），但粤语的“点”已经把这两个部分融为一体，无法分开。因此，我们认为“点”跟“怎”的地位相若，可以分析为一个算子，但限制项却是空的，就正如 (56) 所示。^⑧

(56) [点 [x [\emptyset]]]

填补那个限制项，粤语可以选择“样”和“解”，前者表示了样子、方式、程度，后者表示了原因，分别组成了问方式的疑问词“点样”（怎么样）和问原因的“点解”（为什么）。^⑨问方式的疑问词“点”（如例 (1)）应该是“点样”的语音省略，即限制项“样”在音韵的层次被省略了，在语法的层次，“样”仍然存在，并非真空。

至于问原因的“点”（如例 (49)），并不是“点解”的语音省略。

如果限制项不能显示为“解”，那就是一个真空的位置。我们假设这个真空的限制项在语法里必须得到允准，而且允准的范围有一定的限制。从上述（49）至（54）等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能够允准问原因“点”的空限制项只有助动词“会、可以、能够”所出现的句子，它们都表达能力或可能性。在（50）至（54）等例子里，由于没有任何的助动词，问原因“点”的限制项没有办法得到允准，因此都不合语法。至于其他的助动词，它们却没有允准的能力，例如表示必然性的“要、应该”等，不合语法的（57）说明了这一点。北方话的“怎么”却没有这样的要求，（58）是可以接受的。

（57）* 佢点要/应该走？他怎么必须/应该离开？

（58）他怎么必须/应该离开？

除了助动词外，其他表示能力或可能性的成分，如例（59）的助词“得”（可以）、（60）的动词“得”（行，可以），也可以允准问原因“点”的限制项。（61）的“硬”是一个表示必然性的助词（Tang 2003），并不表示能力或可能性。

（59）佢点走得？他怎么可以离开？

（60）噉点得呢？这怎么行？（饶秉才等 1981:41）

（61）* 佢点走硬？他怎么必须离开？

基于这里的讨论，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表示能力或可能性的成分可以允准问原因“点”，作为空限制项的主准成分（licenser）。北方话问原因的“怎么”由于没有任何的空限制项，不存在允准的问题，因此分布面比粤语的“点”为广。疑问词的词法结构正好为方言差异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问原因的“点”只能出现在接近谓语的位置。如果出现在主语之前，如例（62），就不合语法。相反，北方话问原因的“怎么”却可以在主语之前的句首位置，没有问题，如例（63）（也可以参考上文（11）和（12）的讨论）。这两个例子正好进一步印证了问原因的“点”需要允准的讲法：问原因的“点”由于需要允准，因此不能跟主准成分（如例（62）的助动词“可以”）离得太远。北

方话的“怎么”由于不需要允准,因此分布比较自由,不受太大的语法限制。

(62) *点佢可以走?怎么他可以离开?

(63) 怎么他可以离开?

即使“点”在主语的右边,没有到句首的位置,“点”和它的主准成分如果有任何的阻挡,“点”的出现仍然不合语法。尽管(64)和(65)的谓语包含了表示可能性的助动词“可以”,但“点”和“可以”被状语“呢个时候”(这个时候)和否定词“唔”(不)的阻挡,以致这两个例子不能接受。

(64) *佢点呢个时候可以洗车?他怎么这个时候可以洗车?

(65) *佢点唔可以洗车?他怎么不可以洗车?

如果“可以”在状语和否定词之前,“点”的出现就没有问题,如例(66)和(67)。由此可见,问原因的“点”和它的主准成分必须在一个非常局部、邻近的句法范围之内,不能分隔得太远。

(66) 佢点可以呢个时候洗车?他怎么可以这个时候洗车?

(67) 佢点可以唔洗车?他怎么可以不洗车?

本文对疑问词的词法分析,还可以延伸到其他的方言,得到支持。我们注意到湘语邵东话的疑问词“何家”跟北方话的“怎么”有差不多的功能,可以用来问方式(如例(68))或者问原因(如例(69)至(72))。邵东话的(69)跟粤语的(49)一样,都有一个助动词。跟粤语的最大分别,那就是在没有助动词的例子(如例(70)、(71)、(72)),问原因的“何家”都能够说,没有粤语问原因“点”那样的限制(比较粤语的(51)、(52)、(53))。

(68) 渠何家行开?他怎么离开?

(69) 渠何家会行开?他怎么会离开?

(70) 渠何家唔洗车子唉?他怎么不洗车?

(71) 渠何家得古里洗车子唉?他怎么在这里洗车?

(72) 渠何家哭起来哩?他怎么哭了?

邵东话“何家”跟粤语“点”另一个明显的差别,那就是“何家”允

许出现在主语之前的句首位置,下面的例子是合语法的。

(73) 何家渠会行开?怎么他会离开?

(74) 何家渠唔洗车子唉?怎么他不洗车?

(75) 何家渠得古里洗车子唉?怎么他在这里洗车?

(76) 何家渠哭起来哩?怎么他哭了?

由此看来,邵东话的“何家”跟北方话的“怎么”接近,而跟粤语的“点”有明显的区别。我们认为,“何家”的词法分析正好可以解释上述的特点。邵东话“何家”的“何”来源于问事物的“何”,应该问题不大。吕叔湘(1985:128)指出:“魏晋以来通用何物一词,何物已融为一体,只有何字之用。”至于“何家”的“家”,应该跟近代汉语的助词/词尾“家”有密切的关系。除了出现在人称代词之后(吕叔湘 1985),“家”从唐代开始可以在普通名词之后,表示“般样、等类”的意义,如例(77)(冯春田 2000:485)。近代汉语后期的“家”还进一步虚化,表示某种事物的类别或属性,如例(78)(冯春田 2000:485)。

(77) 谁谓贵公子,乃如寒士家。(王安石《送张宣义之官越幕》)

(78) 男子汉家学便学似父亲样做一个人。(《遇恩录》)

根据我们所提出的疑问词词法分析,邵东话“何家”的词法结构可以显示为(79),“何”是算子,约束一个变项,而“家”是限制项,表达了疑问词的属性。这个结构正好跟北方话“怎么”的词法结构(55)相同,因此跟“怎么”的语法分布也基本一样。

(79) [何[x[家]]]

有意思的是,邵东话的疑问词“何”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独用,用来问原因,但出现的条件是谓语能表达能力或可能性,如例(80)和(81)的述补结构“V得V”。^⑩

(80) 渠何来得成唉?他怎么能来呢?

(81) 我何看得完古本书唉?我怎么能看完这本书呢?

(80)和(81)这两句的“何”好像跟粤语的“点”十分相似。如果没有任何表示能力或可能性的成分,“何”就不能出现,(82)和(83)

是不合语法的。

(82) *渠何来唉?他怎么来呢?

(83) *我何看完古本书唉?我怎么看完这本书呢?

我们认为(80)和(81)的“何”,限制项是空的,就好像(84)的词法结构,跟粤语的(55)一样。由于限制项是空的,在句子的层面必须得到允准,否则就不合语法。表示能力或可能性的述补结构“V得V”,在(80)和(81)这两个例子里,就可以扮演主准成分的角色。

(84) [何[x[∅]]]

最后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疑问词内那个限制项的问题。虽然上文把“怎么”的“么”、“何家”的“家”、“点样”的“样”都分析为限制项,但我们注意到“么”和“家”的语义较“虚”,只笼统地表示一种事物、类别的意思,语法化的过程比较早,在早期的近代汉语已经形成。反观“样”的语义较“实”,表达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词汇意义,例如样子、方法等,而用“样”组成问方法的疑问词,出现的时期比较晚(吕叔湘1985:307),语法化的过程肯定比不上“么”和“家”那么早。由此看来,“么、家”和“样”的虚实之别显而易见。我们有理由相信导致“怎么”、“何家”既可以问原因又可以问方式的动力,主要跟作为限制项“么”和“家”的“虚”有关,而“虚”的结果是让这些词的分布和使用比较自由,可以活用。^①

如果疑问词内的限制项实现为“样”,跟粤语(85)(=(2))的“点样”一样,北方话(86)的“怎样”也只可以问方式,不能问原因。“怎样”和“点样”的词法结构都可以表达为(87)。由于“样”的语义比较“实”,限制项的属性清晰可见,那就是表示样子、方式,整个疑问词只能用作问方式,不能问别的内容。

(85) 佢点样走?他怎样离开?

(86) 他怎样离开?

(87) [怎/点[x[样]]]

北方话问方式的“怎样”可以说成“怎么样”,例如(88)。我们

认为“怎么样”的“么”用来修饰“样”，是“样”的定语，意思就是“什么样子”。“怎么样”真正的限制项应该是“（么）样”而不是“么”，如（89）所示。^⑩既然限制项是意义比较“实”的“样”，因此“怎么样”也只能问方式，不能问原因。

（88）他怎么样离开？

（89）[怎[x[么样]]]

根据这一节的讨论，我们认为北方话的“怎么”和粤语的“点”不完全一样，它们也没有完全平行的发展关系。不平行的历时发展，形成了方言语法的差异。如果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话，方言疑问词的差异与它们的词法结构有关，特别是跟疑问词内的限制项的性质有关。“怎么”的“么”是限制项，不需要允准，因此分布比较自由；“点”的限制项是空的，需要允准，也造成语法上较多的限制。

本文分析的结果，可以总结为一项假定：如果疑问词缺乏限制项，属于单纯的形式，无论语法还是语义，限制性都应该比较大。本文所讨论的粤语问原因的“点”，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当然，这项假定是否成立，仍然有待其他方言和其他语言的验证。假若这项假定证明是正确的话，就应该具有普遍性。在这个理论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调查形成疑问词内限制项的不同形态，以及各种各样的允准条件，归纳出造成疑问词、疑问句差异的参数，对普遍语法的研究应该有重要的价值。^⑪

五 结语

郭必之（2003）认为问原因的疑问词可以发展出问方式的功能，而粤语问原因的疑问词“点解”、“做乜”、“为乜”在共时的层面造成了词汇上的“冗赘”。我们针对这两个观点，首先从语言历时演变的角度，提出疑问词由问原因发展到问方式的一些问题。然后从共时的层面论证粤语这三个疑问词有自己的语法和语义特点，并没有“冗赘”的问题。我们最后从跨方言的角度比较问原因的疑问词的异

同,指出疑问词不平行的发展形成了方言语法的差异,方言疑问词的差异跟词法结构有关,特别是跟疑问词内的限制项有关。

通过本文的讨论,我们希望结合方言比较、语言历时发展的考证和共时的形式分析,一方面寻找造成汉语方言微观差异的因素,一方面尝试把方言的特点联系到语言宏观的普遍性质,从而正确地认识汉语方言历时演变的规律,甚至更好地掌握组成疑问词的结构性原则,让我们对汉语以至人类语言能够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附 注

①欧阳伟豪向笔者指出粤语的“因乜”也可以问原因。我们认为“因乜”跟“为乜”的用法差不多,应该算是同一类。

②郭必之(2003:72)所引述吕叔湘(1982)的引文里“怎么”写作“怎样”,今按原文更正。

③如果“做乜”用作谓语,“乜”(什么)说成“乜嘢”(什么东西)比较顺口。

④本文所用的“驴子句”测试参考了蔡维天(2000)。

⑤这三种句式的测试参考了 Tsai (2008)。

⑥这个测试参考了蔡维天(2000)、Tsai (2008)。

⑦另一个可能的分析,就是把“怎么”的“怎”当作一个修饰算子的成分,可以把“怎”分析为介词,就好像法语疑问词“pourquoi”(为什么,即理解为“为一什么”)的介词“pour”(为)。有关详细的解说,请参考 Di Sciullo (2005)。此外,“怎么”有可能来源于“作摩生”,但我们不考虑“生”在现代北方话还有什么地位。又见注释⑫的讨论。

⑧Di Sciullo (2005:100)指出,疑问词的算子不能省略,但限制项往往可以省略,例如法语的“Qu' a-t-ill u?”(What did he read?)。

⑨“点样”的“样”应该跟指示词“噉样”的“样”一样,表示样子、方式、程度(Sio and Tang 2007)。

⑩在(80)和(81)这两句里,问原因的“何”也可以说成“何家”,例如(i)和(ii)。此外,林素娥向笔者指出(80)和(81)的“何”在音韵上往往拉长,在功能上或许是一种强调的作用。我们进一步猜测拉长的“何”可能是用来填补了那个限制项的位置,是韵律上的要求。不过,这个猜测有待日后验证。

(i)渠何家来得成唉?

(ii)我何家看得完古本书唉?

⑪限制项的“虚”与问原因、问方式的活用究竟有什么关系,仍然需要作深入的分析。事实上,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问方式疑问词的形态好像比较特殊,英语问方式的“how”,是唯一一个不以疑问语素“wh”开头的疑问词,而“how”可

以组成“how come”问原因。法语问方式的“comment”和意大利语问方式的“come”也没有那个疑问语素（即法语的“qu”和意大利语的“ch”）。问方式疑问词的特殊地位，似乎不是一个偶然的发现，值得日后研究。

②虽然历史上的“作摩生”只用来问方式，我们不太清楚它的词法结构是不是跟“怎么样”一样。近代汉语的“生”似乎分析为助词/词尾（冯春田 2000），跟北方话的“样”好像不同。

③在生成语法学的研究里，Cheng（1991）、Tsai（1994）等人就是沿着这个方向，从疑问词的允准条件、疑问词的形态等角度出发，找出疑问句的参数差异。

参考文献

- 蔡维天（2000）为什么问怎么样，怎么样问为什么？，《汉学研究》第1期，中华书局，北京，209—235页。
- （2007）重温“为什么问怎么样，怎么样问为什么——谈汉语疑问句和反身句中的内、外状语”，《中国语文》第3期，商务印书馆，北京，195—207页。
- 邓思颖（2008）为什么问“乜”？，《中国语文研究》第1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9—19页。
- 冯春田（2000）《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
- 郭必之（2003）香港粤语疑问代词“点[tim³⁵]”的来源，《语言学论丛》第27辑，商务印书馆，北京，69—78页。
- 李如龙（1997）广州话常用词里的几种字音变读，詹伯慧主编《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广州，19—22页。
- 吕叔湘（1982）《中国语法要略》，商务印书馆，北京。
- （1985）《近代汉语指代词》（江蓝生补），学林出版社，上海。
- 饶秉才等（1981）《广州话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香港。
- 邵敬敏（1995）“怎么”疑问句的语法意义及功能类型，《语法研究和探索》（七），商务印书馆，北京，185—199页。
- 杨敬宇（2006）《清末粤方言语法及其发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
- 张惠英（1990）广州方言词考释，《方言》第2期，商务印书馆，北京，135—143页。
- Cheng, Lisa Lai-Shen (郑礼珊) (1991) On the Typology of *Wh*-Questions.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 Cheng, Lisa L.-S. (郑礼珊) and C.-T. James Huang (黄正德) (1996) Two Types of Donkey Sentence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4, 121-163.
- Di Sciullo, Anna Maria (2005) *Asymmetry in Morpholog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Reinhart, Tanya (2003) The Theta System—An Overview. *Theoretical Lin-*

guistics 28(3), 229-290.

Sio, Joanna Ut-Soeng (萧月嫦), and Sze-Wing Tang (邓思颖) (2007) The Indexical Expressions *gam2* and *gam3* in Cantonese. *Studies in Cantonese Linguistics* 2, 55-73. Hong Kong: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Tang, Sze-Wing (邓思颖) (2003) Properties of *Ngaang* and the Syntax of Verbal Particles in Canto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1(2), 245-269.

Tsai, Wei-Tien Dylan (蔡维天) (1994) On Economizing the Theory of A-bar Dependenci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 (2008) Left Periphery and *how-why* Alternation.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7, 83-115.

(香港,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sw.tang@polyu.edu.hk)

Tang Sze-Wing, How to Ask Why by Using What—A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Perspective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examines whether *why*-questions could evolve into *how*-questions in Chinese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It is further argued from a synchronic perspective that the “whys” in modern Cantonese, which evolved from “whats” in pre-modern Chinese at different stages, denote different types of causal relationships, which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redundant” in the grammar of modern Cantonese. Finally, from a cross-dialect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hows” of *why*-questions are subject to parametric variation, particularly the form of the restrictor of “hows”, which results from the uneve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morphology of question words in Chinese dialects.

Keywords: question words, Cantonese, Shaodong dialect, diachronic change, dialectal grammar

CSSCI 来源集刊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第四十辑)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務印書館

2009年·北京